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干净得很，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正好编席。女人坐在小院当中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苇眉子又薄又细，在她怀里跳跃着。

　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？不知道。只晓得，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，全淀的芦苇收割，垛起垛来，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，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。女人们，在场里院里编着席。编成了多少席？六月里，淀水涨满，有无数的船只，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，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庄，就全有了花纹又密、又精致的席子用了。大家争着买：“好席子，白洋淀席！”

　　这女人编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。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。但是大门还没关，丈夫还没回来。

　　很晚丈夫才回来了。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，头戴一顶大草帽，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，黑单裤卷过了膝盖，光着脚。他叫水生，小苇庄的游击组长，党的负责人。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。女人抬头笑着问：

　　“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”站起来要去端饭。水生坐在台阶上说：

　　“吃过饭了，你不要去拿。”

　　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。她望着丈夫的脸，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，说话也有些气喘。她问：

　　“他们几个哩？”

　　水生说：

　　“还在区上。爹哩？”

　　女人说：

　　“睡了。”

　　“小华哩？”

　　“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，早就睡了。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

　　水生笑了一下。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。

　　“怎么了，你？”

　　水生小声说：

　　“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。”

　　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，像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，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。水生说：

　　“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。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，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，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。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。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。”

　　女人低着头说：

　　“你总是很积极的。”

　　水生说：

　　“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，是干部，自然要站在头里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。他们不敢回来，怕家里的人拖尾巴。公推我代表，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。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。”

　　女人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，她才说：

　　“你走，我不拦你，家里怎么办？”

　　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。说：

　　“家里，自然有别人照顾。可是咱的庄子小，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。庄上青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别人，家里的事，你就多做些，爹老了，小华还不懂事。”

　　女人鼻子里有些酸，但她并没有哭。只说：

　　“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。”

　　水生想安慰她。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，他只说了两句：

　　“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，打走了鬼子，我回来谢你。”

　　说罢，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，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。

　　鸡叫的时候，水生才回来。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，她说：

　　“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！”

　　“没有什么话了，我走了，你要不断进步，识字，生产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

　　“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！”

　　“嗯，还有什么？”

　　“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。捉住了要和他拼命。”

　　那最重要的一句，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。

　　第二天，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，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，一条新毛巾，一双新鞋子。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，交水生带去。一家人送他出了门。父亲一手拉着水生，对他说：

　　“水生，你干的是光荣事情，我不拦你，你放心走吧。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，什么也不要惦记。”

　　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，水生对大家笑一笑，上船走了。

　　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。过了两天，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，大家商量：

　　“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。我不拖尾巴，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。”

　　“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。”

　　水生的女人说：

　　“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……”

　　“哪里就碰得那么巧，我们快去快回来。”

　　“我本来不想去，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，有什么看头啊！”

　　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，划到对面马庄去了。

　　到了马庄，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，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。亲戚说：你们来的不巧，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，半夜里走了，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。你们不用惦记他们，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，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……

　　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，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。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，万里无云，可是因为在水上，还有些凉风。这风从南面吹过来，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。水面没有一只船，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。

　　几个女人有点失望，也有些伤心，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。可是青年人，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，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。不久，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。

　　“你看说走就走了。”

　　“可慌（高兴的意思）哩，比什么也慌，比过新年，娶新——也没见他这么慌过！”

　　“拴马桩也不顶事了。”

　　“不行了，脱了缰了！”

　　“一到军队里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。”

　　“那是真的，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，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，进去唱，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。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，我就傻想：该低下头了吧。你猜人家干什么？用白粉子在我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，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，托着枪瞄那个，又唱起来了！”

　　她们轻轻划着船，船两边的水哗，哗，哗。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，菱角还很嫩很小，乳白色